

蜀山劍俠傳

二一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近代中國武俠
小說名著大系



蜀山劍俠傳

二

原著 還珠樓主
批校 葉洪生

73·12·0724

·8404311·

近代中國武俠小說名著大系

蜀山劍俠傳 第二十一冊

著者 還珠樓主

批校者 葉洪生

發行人 王必成

出版者 聯經出版事業公司

台北市忠孝東路四段五六一號

電話：七六二七四二九

郵撥：〇一〇〇五五九一三號

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〇一三〇號

保有版權·翻印必究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十二月初版 定價：全一十六冊新台幣三二二〇元

第二五九回

驀地起驚霆 電漩星沙誅老魅
凌空呈寶相 繽紛花雨警真靈

話說李洪遇見凌渾、猿長老相助，得到一件佛門至寶，為了小寒山二女，盜取心燈去煉毒手摩什，事關緊要，便先走去。

申屠宏、花無邪立照凌渾所說，合力攻入內洞。申屠宏先在二門上，收得一枚金環；又用阮徵所借至寶二相環，將大雄禪師昔年護經之寶，西方八功德池中一丸神泥收去，與天璇神砂融合一體，為二相環增加了許多威力。

跟著玉壁神碑出現，所取貝葉禪經，也在玉壁層中現出；花無邪立用師傅佛法，由中指上射出一道毫光，朝著貝葉四邊徐徐轉動，隨聽壁中發出禪唱之聲。正在虔心默記；忽聽洞頂上面，迅雷連震，動地驚天。同時，風火怒鳴，潮成一片，甚是驚人。

申屠宏知是青海二惡，將「有相神魔」煉成趕來，見花無邪仍自面壁靜聽，若無其事，方自贊她定力甚高。洞外風雷交關中，忽又夾著一種極淒厲的顫聲哀鳴，隱隱傳來，與烏頭婆呼音攝神邪法，大略相似。才一入耳，立覺魄悸神驚，心旌搖搖，不能自制；尚幸功力堅定，忙

運玄功鎮攝心神，未為所算。再看花無邪，面色已帶惶恐，同時，壁中禪唱也自中斷。

忽然一陣旖旎異香過處，眼前倏地奇亮，耀眼欲花，滿洞風雷暴作，由內而外，向前湧去；上下洞壁，一齊震撼，勢欲崩塌之狀。倉卒之間，不知底細，惟恐有失，他忙將二相環往外一拋；那與神泥化合一體的天璇神砂，立化為五色金星，狂濤也似湧出。

申屠宏剛想先將內層碑室封閉，忽聽身後花無邪急呼道：「道友快收法寶，我禪經已得到手；此時神僧佛法已然發動，並蒙神僧慈悲，佛光照體之後，頓悟玄機，因此得知佛法妙用。固然，結局必不免難；不到我將前後兩部經文經解全數記下，以及應劫時限到來，任它天大邪法也難攻進。」

「時機緊迫，不暇多言；祇等道友取走貝葉靈符，後半部梵唱二次又起，大功即可告成。前得伏魔金環，乃昔年禪師降魔之寶；用法簡便，祇將前洞六字靈符記住，照我所習佛家訣印，再以本身真靈主持，即能由心運用了。出時可用此寶防身，許能為我除去一害，也未可知。快請習此訣印，由我倒轉禁法，送道友出洞，往後山為二老解圍便了。」

合此伏魔金環，峨嵋於此役又撈獲佛門三寶。作者錦上添花，不知伊於胡底！

說時，申屠宏已然收寶回身，第一次見到花無邪滿面驚喜之容；暗贊佛法神奇，不可思議。就這轉眼之間，此女竟能悟澈玄機，並連洞中佛法也能由心運用；聞言雖代忻慰，但知她大功雖成，十四年苦難魔劫仍所不免，定數所限，無法挽救。方覺可憐可敬，花無邪話已說完，將貝葉靈符遞過，催習伏魔金環用法。

申屠宏知時迫勢急，難於久延；好在禪師千年前早有準備，來時具洞外六字真訣，因防異

日或許有用，已然記下。佛道兩家降魔法寶，多由本身元靈主馭，大略相同，所差祇這訣印；既然易學，又可為此女驅除妖婦，而以學了再走為是。見那貝葉靈符，形如一片手掌大的翠綠樹葉，並無符號字跡在上，祇是金光隱隱祥輝浮泛；用法恩師已然示知，便不再細看，隨手藏起。

花無邪立傳訣印，示以用法出於禪師遺偈留音，並說：「道友不是佛門弟子，好些無關，故未聽出。適才風雷祥光，便是佛法威力。三、五日內，我與道友尚有一面之緣，但必無暇長談；且等過十四年，劫後重逢，面謝大德，再行奉告吧。」

申屠宏無可勸慰，祇得舉手作別，說聲：「道友珍重，行再相見！」隨將先得金環取出，如法一試；立有一環金光套向身上，看去祇將腰間圍住，但是佛光遠射，全身均有祥輝籠護。知道威力至大，少時如與二相環合用，多厲害的妖邪也不是對手。如非花無邪夙孽太重，必須經此一劫始能成道；後山之行，又奉有師命，不敢違背的話，便助此女脫離，也非無望。

申屠宏略一尋思，花無邪又催道：「道友盛情心領，此時不必管我，請快去吧！」說時，滿洞禪光閃變，二次風雷又起；知正倒轉禁法，忙縱遁光往外衝去。覺得所過之處，阻力絕大，如魚穿波；身外焰光萬道，祥霞變滅如電，不容一絲縫隙。申屠宏知道花無邪防範周密，佛法威力至大，已與主持人心靈相合，神妙已極。這還是有意放走，更有佛門至寶防身，如仗自身之力衝出，更不知如何難法。

申屠宏正尋思間，人已飛過兩層門戶；一看前面，已是頭層出口。忽然想起：「洞外現有

小金剛不壞身法。

青海二惡，先聽哀呼之聲，與烏頭婆邪法相似，也許妖婦捲土重來。這兩起妖邪，均極厲害，又都性情乖戾，有我無人；雙方均把禪經珍逾性命，寧冒險難，勢欲必得。但知正教中人已然出手，天殘、地缺不容外人在此猖獗，日前已然出手，大有左袒花無邪之勢。

「這類妖邪，平日雖不相下，一到事急，照例同惡相濟；也不知雙方連合與否？自己如若現形飛出，定出群起來攻；何如仍用天蟬葉隱身。雙方如未合謀，必在外面先自火併，樂得任其相持，耽延時候；等後山事完，再作計較。如已連合，二惡氣運未終，又擅魔教中小金剛不壞身法，除他甚難。仗著隱形突出，冷不防將妖婦除去，想可辦到。」

沿途光焰雜沓，飛行遲滯，直到主意打好，才到洞口；申屠宏立將天蟬葉取出，并用太乙潛光之法，連護身寶光也同隱去。

那知到洞外一看，珠靈洞對面平地之上，竟設有一座法台；上面各色幡幢林立，另有十八個身高丈六、貌相獐惡、威凜凜的神將，手持各種奇怪兵刃法器，按九宮方位立定。當中兩個身材高大，貌相凶惡，手持戒刀、金鐘、火輪、法牌等法器的紅衣番僧，坐在兩朵丈許大小，血也紅似的千葉蓮花之上。花瓣上面，各有一股血色焰光朝上激射；高起丈許，合成兩幢血光，將兩番僧全身一起籠罩在內。

法台周圍，也有一層血光環護。上首手持火輪令牌的麻面番僧，由牌上發出一道金碧光華；長約百丈，直射身後崖壁頂上，神態甚是緊張。

台前不遠，一片愁雲慘霧，籠罩著日前所見妖婦烏頭婆，和一個形似鬼怪的妖人。生得尖

頭尖腦，頭上短髮稀疏，根根倒立；臉作暗綠色，前額下面，白著一條不見眉毛，好似生病爛掉；一雙圓睛，怒凸在外，碧瞳閃閃，直射凶光。高顴削鼻，尖嘴縮腮；上穿綠色短衣，下穿短褲，赤露出黑瘦如腿的腿足；胸前掛著一個拳頭般大的死人骷髏，背插三叉，腰繫葫蘆，同向台前懸空而立。

雙方似在爭論，下首妖僧喝道：「侯道友，你我彼此聞名，井河不犯；久聞三位道友，言行如一。那盜取禪經的女子，已成網中之魚；來時大師兄曾用晶球視影，此時兩老怪物正準備與勁敵鬥法，無暇及此。又以日前，此女心粗糊塗，未肯應他所求，決不會和我們作梗。你並不須此經，不過受人慫恿而來；如肯依我先前所說，我們事後必將你得到的兩件法寶奉上，從此交個朋友。否則，暫請回去，我弟兄回到青海，恭候光臨如何？」

話未說完，形如鬼怪的妖人，似要變臉，一隻雞爪般的怪手，已然揚起；旁立妖婦似與應合，作勢欲發。二番僧也似在暗中戒備神氣；不知怎的，妖人面色遽變，好似有什警兆，吃了一驚，厲聲答道：「我弟兄三人，說到必行，永無更改。無如此時，大哥、三弟忽然催我回去，無暇與你兩個不知死活好歹的番狗糾纏。總之，禪經如落人手，我自會去尋他，不值與你計較。如落你手，不獻出來，休想活命！」

下首番僧，見他聲色暴厲，令人難堪，不由大怒，方一揚手中戒刀；麻面番僧嘴皮微動，意似不令輕舉。剛剛止住，妖人也似事情緊急，連末句話都未及說完，竟化作一條綠氣，刺空激射而去。其疾如電，餘音尚自搖曳，人已飛向遙空雲層之中，一晃不見。

妖婦見幫手一走，神情更轉癡厲；口眼耳鼻似抽風一般，不住亂動，厲聲喝道：「我向不服人，祇為我子殘魂不能重聚，苦痛日深，心如刀割；明知劫數將臨，依然來此拚命。早知你們必來犯險作梗，特請侯道友同來，與你們商量。此事合則兩利，分則難成；祇求保全我兒一命，暫借此經，並不據為己有，終於歸你。已然再四言明，你偏不聽；休看侯道友已走，照樣能壞你們的事。不過，不願兩敗俱傷而已。休再固執！」

話未說完，麻面番僧本來目注前面晶球，全未理睬，忽然一聲詭笑道：「我弟兄向不與外人聯手行事。念妳為子心切，暫寬一線，聯手仍是休想。妳既吹大氣，我且將攻山神魔暫止，讓妳先往下手；妳如不行，或是為人所殺，我們再行下手如何？此事並非容易，使我兩弟兄此來，能否如願，也還未定。但我二人，劫數未臨，法力又高；雖還未盡算出之處，早已防備周密。不似妳這老妖婦，為了孽子，明明大劫臨頭，還敢膽大妄為罷了。」

妖婦聞言，立被激怒，厲聲喝道：「我本心防你作梗，鬧得兩敗俱傷。為了我兒，忍氣吞聲；否則，我已將蚩尤三友吸取真神之寶『白骨吹』借來。你們先前也曾嘗到厲害，如非預坐『小金剛禪』，心魂已早被它攝去。何況此女微末道行，我祇一吹，她必由我擺弄，自將禪經獻出。話須言明，到時不要作梗。」

說時，申屠宏因聽番僧口氣，後山門法似正開始，稍遲無妨，意欲相機下手除害；仗著隱形神妙，便往側面繞去。他早看出妖婦胸前，掛著一個白骨哨子；先聽飛去妖人姓侯，本就疑是蚩尤墓中三怪之一，再聽妖婦說是白骨吹，益發驚異。先前異聲悲嘯，必是此物無疑。怪不

得連自己也幾乎支持不住。

為防花無邪聞聲失閃，申屠宏心正忿恨，忽聽番僧喝道：「無恥妖婦！讓妳先下手，儘說廢話作什？想挨到神魔攻破山頂，撿便宜麼？真是作夢！此地三日之內，決無人來作梗。現且停手讓妳，再如拖延，我們前言，便作罷了。」

申屠宏出時，風雷之勢並未停止；再稍往前，便見崖頂之上，焰光騰湧中，另有十八神將與台上所立相同，正用手中法器，發出百丈風雷；在麻面番僧右手令牌妖光指揮之下，猛力攻山。這時忽然一閃不見，山頂仍是好好，心方稍放。

妖婦也是惡貫滿盈，明知前路凶危，仍想因人成事。素日又極凶橫自大；本想借著說話延挨，等山頂稍被攻出一點裂痕，再行運用玄功變化，入內奪經。及被番僧道破，怒火上升，自覺難堪，不由犯了凶狂之性；怒喝：「番狗休狂！此時無暇多言，早晚必取你命。」末句帶著哭音，甚是刺耳。

二番僧好似早有成竹，任她叫罵，祇把目光注視妖婦動作，全不答理。

妖婦說完回身，兩臂一振，身外邪氣立即暴漲；滿頭灰髮連同鬚腳兩掛紙錢，一同倒豎，飛舞起來。跟著飛身而起，將那兩隻雞爪般的怪手，往外一伸一揚，立有十條黑影，由指爪尖上飛出；各長數十百丈，將對崖連頂帶洞，交叉罩住，大片愁雲慘霧，便疾如奔馬，朝前湧去。

申屠宏行事謹細，上來便恐番僧、妖婦設有禁網，為防觸動，特意由側繞去；相隔尚遠。本在準備發難，及見妖婦動作神速無比，知那妖雲邪霧祇一近身，妖婦心靈立有警兆；便不等

湧近，突然現身，大喝：「無知妖孽！妳劫數到了！」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！申屠宏原因身是峨嵋高弟，不願暗中傷敵，又防一擊不中，又留後患；身形一現，二相環一脫，天璇神砂早化作無量星濤，金芒電舞，狂湧而出。

妖婦長於玄功變化，原可遁走；無如心痛孽子，奪經之心太切，邪法又高。剛一反身施為，心靈上便有了警兆，覺著左側有人隱形埋伏；忽然想到日前吃虧之事，由於李洪作梗而起。心疑花無邪與李洪合力下手，一個人內取經，一個在外接應；又在作對。不由怒火中燒，既想報復前仇，又想借此賣弄與番僧看個厲害；表面裝著行法，實是就便佈置邪法；乘敵不備，冷不防回身，用鬼手抓魂，將仇人神魂抓去。

不料煞星照命，左側隱伏的，并非前見幼童李洪；天璇神砂已是極厲害的剋星，再加上西方神泥，威力更大。一經發出，疾逾雷電，尤厲害是稍為沾上一點，下餘立生感應，一齊飛湧而來。妖婦當時見機，變化遁走，尚非容易，何況事出意外？一味蓄勢前撲，未有退逃之念。

當申屠宏現身時，妖婦也自猛然回身，揚手抓到；雙方恰是同時發難，迎湊在一起。等妖婦瞥見對方是個大頭麻衣，身有佛家金光祥輝環繞的少年時，那山海一般的五色星濤，已當頭罩下。心方一驚，猛覺身外壓力絕大，行動不得，才知不妙；怒嘯一聲，便要化身遁走。

那知此寶威力無上，專戮妖邪！不動死得還慢一些；這一行法強掙，星濤受了激動；內中神泥所化金星，各具絕大吸力，首將妖婦通身繞住，吸了個緊。申屠宏再伸手一指，與金星雜在一起的五色星光，跟著往上一湧一裹；互相激撞，紛紛爆裂。火花密如雨霰，祇管隨分隨合，

烏頭婆初次出場時，聲威何等驚人！而今說死就死。如此乾淨俐落的破法除妖，在還珠筆下極罕見。

妖婦卻是難當；祇慘嗥得兩聲，便自形神皆滅。

申屠宏因知妖婦，身帶法寶甚多，均極汙穢狠毒，惟恐消滅不盡；側顧二番僧目注自己，面有驚容，守在台上，一意戒備，并未出手。料他行事審慎，必不先發；為防萬一，便將飛劍放出防身，連新得伏魔金環，也放將出去。金光方離身而起，果有幾聲極難聽的鬼哭悲嘯之聲，由神砂星濤中發出，金光還未飛到，已自消滅。

申屠宏終不放心，仍指定金光祥霞罩上前去，使神砂由佛光照過，方始縮小收回。正想此寶如此神妙，好在為時尚不算晚；率性一不作，二不休，將二番僧「有相神魔」破了再走。忽聽麻面番僧喝道：「道友奉命後山解圍，正是時候。你我素無仇怨，我們早用晶球視影，看出此事，各用『小金剛不壞身法』防護。道友法力雖高，仍是無奈我何。并且道友一來我便看出，有心假手道友除此妖婦，以免你那女伴元神被她攝去。我們志在取經，并無他意。道友何苦違背師命，與我作對？」

申屠宏不知番僧僅知大概，并未看出底細，所說一半是詐。急切間被他矇住，又知所持魔教中不壞身法，委實難破；心雖吃驚，仍想略示威力。方自尋思，如何下手，猛聽後山烏牙洞那面，雷聲大作，精光寶氣，上沖霄漢。一看日色，已是酉初，知難再延，祇得大喝道：「大雄禪經，留贈有緣；各憑法力，善取無妨。如被花道友先得了去，你們如敢傷她一根毫髮，妖婦便是榜樣。」

麻面番僧忙插口道：「我們決不傷她。道友留步，尚有話說。」

申屠宏原知恩師既有仙示，決難挽回；祇是可憐花無邪，一時義憤。又看出番僧有些內怯，故意如此說法；急於趕往後山，說完，便自飛走。耳聽番僧大聲疾呼，與嘆息一聲，也未回身理睬。飛行神速，晃眼烏牙洞在望；忙照仙示，不飛近前，先在中途隱身飛落，步行趕去。看出沿途均有埋伏禁制，有的已為人破去；仗著師傅靈符，通行無阻，逕由亂山中，繞到洞前危峰之上。

那烏牙洞，在崆峒後山深處；地甚僻險，中隔森林絕澗。天殘、地缺師徒，脾氣古怪，喜怒無常；怪徒更是驕橫任性，仗著乃師祖護，專與生人為難，平日仙凡足跡之所不至。申屠宏也是初次經歷，那地方就在日前申屠宏尋找花無邪時，所見怪徒住的山洞左近。那洞位列西首危崖凹中，並不廣大；洞外大片地盆，三面均是危峰怪石，宛如犬牙相錯，石色烏黑，形勢奇特，險峻非常。

本來烏牙洞四面均有極厲害的禁制；申屠宏未到以前，既防主人先行驚覺，更恐采薇僧朱由穆和姜雪君識破，老早施展迷踪隱形，乾坤大挪移法，另用蟬葉隱身，悄悄前進。先還恐主人法力高強，稍為疏忽，便觸禁網，甚是小心的。那知剛到峰下，一片黃雲閃過，所有禁制忽全撤去；隔峰遙望，佛光祥輝，連同各色光華，仍在隱隱相持，映得滿天暮雲，俱成異彩。

申屠宏知道雙方未分勝負，心中一寬，立即走上。到了峰頂，覓好藏處，往下一看，崖對面兩座危石頂上，分立著兩人。一個是面如冠玉，身著黃葛僧衣的小和尚，一個美豔如仙青衣少女，看年紀不過十多歲；都是氣度高華，神儀朗秀。一見便認出是師門至交，朱、姜二位

師叔；知道神駝乙休、韓仙子，還有先在珠靈洞所遇窮神凌渾和猿長老，也必在此。細一尋視，并無踪影。凌、猿二老，本為解圍而來，也許隱伏在側。乙、韓兩老夫妻，本與朱、姜二人約好一路，事又一半為了乙氏夫婦，追戮雙鳳山兩小而起，怎會不見？

這時，天殘、地缺也未現身出門，祇日前逐走妖婦烏頭婆的黃色雲屏，放了出來；也不似那日飛高，橫向天半，祇將烏牙洞，連崖護住。雲屏上面，立著五個怪徒，一律黃色短衣，形貌醜怪；忤氏弟兄卻不在內。

朱、姜二人，一個由手指上，發出五道佛光，朝屏上五怪徒射去；一個左手指定一青一紅，兩道長虹也似的精光，分射開來，將雲屏兩頭照住，另一手挽著一個法訣，目注前面，蓄勢待發。

五怪徒立身屏上，不言不動，態甚沈穩，各有一幢白光護身；另外一道五色精光寶氣，由屏中心激射出來，分佈成一片光牆，擋向怪徒前面，將佛光敵住。有時勢子稍絀，吃佛光往前一壓，縮回屏上，五怪徒立現不支之狀；可是彩光也頗強烈，略為縮退，晃眼強行衝起，將佛光敵住，怪徒神色又復自若。

朱由穆見狀，將手一指，佛光重盛，五彩光牆又復後退。雙方進退不已，似此相持；到了天黑，精光祥霞照耀之下，四外峰巒齊幻異彩，更是奇觀！

申屠宏知道天殘、地缺尚未出現，還不到下手時期；且喜雙方全未驚動，便耐心靜候下去。中間姜雪君幾次想要揚手施為，均吃朱由穆止住。到了後來，光牆似知不是對手，已不再往前

衝起，卻擋向雲屏前面。這一改守為攻，看似勢衰，佛光反倒不能再進，成了相持不下。

姜雪君意似不耐，叱道：「老怪物！你以為將元神附在孽徒身上，人不出面，祇憑這萬千遊魂所結的擋箭牌，就可免難麼？除照我們先前所說，將兩孽徒獻出，當面責罰；念你二人雖是左道旁門，除喜護短任性，夜郎自大，和這次包庇雙鳳山兩小外，惡跡無多；祇肯認錯服低，便可無事。否則，我不似朱道友仁慈，一發無音神雷，你這千萬遊魂煉成的保命牌，和你這老巢，齊化劫灰了！」

隨聽洞中，有兩人怪聲怪氣，一同答道：「你當我弟兄怕你們麼？不過你們來得湊巧，正趕有事，暫時無暇罷了。是好的，少時我弟兄自會出來見個高下。你祇不怕造孽，無音神雷祇管發放，看看可能傷我分毫？」

話未說完，忽聽當空有人大喝道：「老怪物！少說嘴！你明知姜道友可憐這些遊魂，用意祇想迫你出頭，不肯下此殺手；得了便宜，賣乖作什？本來是我的事，被朱、姜二位趕在前頭。我夫妻照例不喜兩打一。小和尚已然搶先，祇率讓他。」

「原想你這兩個老殘廢，自負多年，既敢縱徒為惡，包庇妖邪；人已尋到門上，總該把你那些鬼門道使點出來，令人見識見識。始終藏頭不出，已是無恥；還要發狂言，空吹大氣。我夫妻決不打幫槌，朱、姜二位道友也無須人相助。祇是來了半日，看著悶氣。我夫妻也不與你動手，只將你這龜殼揭開，省你無法出頭，你看如何？」

申屠宏早看見神駝乙休同了韓仙子，突在烏牙洞上空現身，相隔洞頂危崖，不過數丈高下；

可是說話聲音，卻在朱、姜二人身後列峰之上，正與相反。再一回頭注視，果然又另有一個神駝乙休在崖對面，相去里許的小峰之上立定，戟指喝罵；韓仙子卻未在側。怪徒聞聲，一齊朝前注視；身後崖頂有人，並無所覺。知是身外化身，難得是兩下均能一樣言動施為，各行其是，心中好生贊佩。

五丁神掌。

乙休話未說完，朱由穆方自插口大喝：「駝兄住手！我不檢人便宜。老殘廢可速出現，免得駝子用身外化身、五丁神掌將你牢洞抓去，被人逼出，平白現世！」

話還未了，烏牙洞上空的乙休，聽朱由穆發話阻止；早不等說完，手伸處，立發出五股長虹也似的金光，飛射下來，將烏牙洞連崖頂一起搭緊。乙休隨縱遁光飛向空際，口喝得一個「疾」字；那高廣約十多丈的一座危崖，連同當中凹進的烏牙洞，立似齊地面剝去。一片裂石之音過處，齊整整與地脫離。吃乙休手上五道金光抓起，剛剛懸向空中，先是清濛濛一片淡煙閃過，猛聽天崩地裂，一聲大震；那座危崖，忽然自行炸裂。爆音迅速，宛如千百巨雷同時爆發；那石崖已化為百十丈大，一團烈火，聲勢猛惡，從來罕見。

乙休上場，
文情便跌宕
起伏，張弛
不定；舉手
投足，皆能
引人入勝。

同時只見小峰上乙休原身，哈哈笑道：「老殘廢，慣用心機！平白將你牢洞自行炸裂，鬧得少時無家可歸。你那多年煉就的靈石真火，可曾傷我分毫？白便宜山妻，煉一純陽之寶！」說時，韓仙子也在峰上現身；腰間掛著一個黑葫蘆，揚手一招，崖石爆發所化火團，本懸空中，立時電馳飛去。

申屠宏先還奇怪，雷火怎會聚而不散？這才看出火外還包著極薄一層光網，淡如輕煙，火

光強烈；如非慧目法眼，休想看出一點痕跡。韓仙子見火團飛到，將手一指，火團便裂了一口，自向葫蘆之中鑽進，晃眼全消。籠在火外的青色淡煙，也往韓仙子袖中投入，同時不見。

對面雲屏之上，五徒忽然一閃不見；跟著雲屏斂處，先飛起一團黃氣、兩道青光，將朱、姜二人的佛光、劍接住。同時，現出兩個一缺左腿、一缺右腿，貌相奇醜的學生怪人；並肩而立，挨擠甚緊。鬚髮皆張，神情好似忿怒已極；也不發話，一照面，便朝乙、韓二人並立的小峰飛去。身上也未見什遁光，連手足都未見過；飛起來，卻是快得出奇。人方出現，便自飛到小峰前面。

申屠宏那好目力，竟未看出，兩老怪是怎麼飛過去的；便是朱、姜二人那高法力，也似出於意外，未及阻隔，便被飛近身前。申屠宏因天殘、地缺已然出現，一面準備貝葉靈符，一面朝前細看；就這瞬息之間，雙方已然交手。

原來天殘、地缺恨極乙休，本朝乙、韓二人撲去；不料對方知他巢穴一毀，又把靈石真火失去，必要情急拚命，事前早有準備。先前所見淡青色的光網，忽又出現。天殘、地缺的太乙潛光遁法，雖不如佛家心光遁法，神遊千萬里外，念動即至；但也神速不可思議，去勢又猛，差一點沒被撞上網上。

太乙潛光遁法。

同時朱、姜二人，見兩老怪物一言不發，縱遁飛來，竟捨自己朝乙休夫妻撲去；佛光、飛劍也吃那黃氣球和兩道青光敵住。知兩老怪物得道年久，在各異派旁門中，獨樹一幟；所用二寶，乃二人昔年在兩極盡頭，採取千萬年前遺留，快要積成星球的混元真氣，凝煉而成；青黃二色